

色霸情辣

貳



(台灣)

東方英

東方英作品集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 盜版必究 ★

第二部

辣情霸「色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东 方 英 著

责任编辑:陈利保

封面设计:老 绑

辣情霸色

东方英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河北满城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总印张:28 字数:627千

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册

ISBN7-204-04110-0/I·752 总定价:52.00元

第七章

仙霞岭广褒千里，绵亘浙江、福建、江西三省，唐黄巢作成，刊山开道七百余里，直走建州，即是此岭。“血海九宫图”已失，若要寻到血海地阙，委实不是易事！

谁知事情远出人意料之外，他一入仙霞岭后，立即碰上一大批武林人物，其数不下百余人，审视之下，在括苍山遇到的六一道上，天台樵子，迦陀和尚，蜉蝣子以及二绝仙翁等人俱在其中。

他心中刚觉一愕，就听天台樵子柳向山岭岭地说道：“冷浩！你不是血海地阙中人，到这仙霞内参中则甚？”

冷浩缓蛮而行，嗤声冷笑道：“诸位此时也在仙霞岭中，难道俱是血海地阙中人么？”

天台樵子气得须发猥张，无言可对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响亮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小施主屡次向我少林弟子挑雾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

话声中人群里走出个已届古稀之处的白眉和尚，冷浩心下一动，慌忙下马答道：“如果在下没有认错，前辈当是执掌少林门户的天声大师？”

老和尚合什顶礼，沉声道：“难道小施主尚还认出我这世外之人！”

“前辈一派至尊，怎可听信道听途说之方！”

“老衲这言，乃是飞龙师侄亲口所述，岂能有假！”

这话顿时引起冷浩中怒火，扬声冷笑道：“令师侄之言不

假，难道在下之言就是假的不成？”

天声大师白眉一竖，说道：“看你出言无状，就知飞龙之言不虚，老衲半甲子示与人动手，少不得今天要领少侠绝学！”

冷浩傲性激发，仰天大笑：“少林寺空负领袖武林之名，想不到堂堂一派掌门至尊，竟是个不明事理之人，真叫人大失所望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你敢辱我少林誉，就莫怪贫僧无礼了！”

老和尚想是气极，手掌一扬，向冷浩当胸击出一掌。

冷浩全神凝注，横向欺出三步，左掌倒打而来。

双方掌势未触，各各心神一怔，陡然间招式一撤，同时退后三步。

未等二人再次出手，场中闪进一名面容清瞿的灰衣老道，一言不发，扬掌亮腕闪电般连攻三招。

冷浩喝一声，上体陡然侧转，电走雷奔般打出两掌。

轰轰两响，那老道顿时被迫退三步。

冷浩双肩微晃，脚步一错，借势欺进七尺，沉声断喝道：“道长何人？”

“武当下院白云观观主一介！”

“在下与武当派无怨无仇，道长何故出手？”

“敝师叔沧浪羽士，丧在你阴谋鬼计之下，武当派与你怨比天高，仇似海深，恨不得食尔之肉，寝尔之皮！”

冷浩见这班武林望重一时之士，竟都是些不明事理，乖张跋扈之人，顿时气往上冲，仰天怒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在下生就一副铜筋铁骨，只怕道长难以下咽！”

一介道工嘿嘿冷笑，身形微抵，只听一声振耳龙吟，已把肩上宝剑摘下，信手一抖……

剑花摇落，寒光夺目，突然，重岩叠障之间，传来一声惊

心动魄的桀桀怪笑：“大王有命，传谕各家护法，速往血海地阙参见！”

一言甫落，众人齐声惊呼，抬头看时，只见铜钟道人左掌托起那只巨大铜钟、向众人淡淡一笑，便即返向而去。

铜钟道人出身括苍隐真观，天下共知，此时百十对眼睛，俱都凝望着六一道长，嘿嘿冷笑。

六一道长先是满面惊愕，继而沉声怒喝道：“括苍派十六代弟子铜钊听命！”

连叫两次，铜钟道人惊如不觉。六一道长脸色惨白，反手摘剑，随后急迫而去。

众人相视一眼，由少林掌门天声和尚为首，如同长江大河浪涌而下。

这一带俱是山道，冷浩马步行，在人群后十丈跟进。

走愈觉山路崎岖，各门弟子已有不少人无法跟上，谁知盍茶时分过后，铜钟道人身形一折，转入一处山谷之中。

拦在谷中是一条宽约百丈的绝涧一横扯三条铁索，铜钟道人呵呵一笑，飞身而起，直向铁索上落去。

但见人影晃动，天声大师，六一道长、天台樵子，已经跟踪而上，紧接着蜉蝣子、迦陀和尚、一介道人，也都拔身而起。

这一关就可看出功深浅，铜钟道人步履飘洒、行所无事，天声大师僧袖飒飒，乘风起舞，六一道工与天如樵子勉可相比，其余诸人就都略逊一筹。

那三条铁索，转瞬这间，落上甘余人影，众人功力高低不齐，行至一半，顿觉呵呵当当凌空摆动。

耳闻惨噪突起，一名黑衣劲装大汉，竟在众人惊叫声中，跌入那万丈绝涧之中。

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，顿时把众人赫住，一个个默立涧边，满面惊疑，裹足不前。

就在众人惊愕失神，趑趄不前之际，陡闻友吟划空，岸边上飘起一条黄影，在铁索上一点十丈，电射星长，疾划而去。

天声大师等人则至对岸，蓦闻惊叫之声，猛一回头，便见典影飘坠，落地无声，冷浩已经跟踪而至，心神刚觉一愕，便闻一叠连声的高呼：“大王到！大王到！大王……”

群山响应，久久不绝。

细一打量，只见四周中群峰插天，谷间红云缭绕，烟霞升腾之中，虽然运足目力，也看不清谷内情形，当面一座断岩上，高约十丈之处，横书八个惊心动魄的擘窠大字：“血海地阔，妄入者死！”

岩下荒坟垒垒，野昔凄迷，在血焰流露笼罩之下、倍增恐怖之感。

管弦交奏，乐声盈耳，但见悉云惨雾之中人影晃动，渐渐行来……

众人愕然互视，俄而乐声候停，铜钟道人业已不见，断崖下现出个赤面老人，此人金冠朱服，束白玉之带，着飞龙之履，负手傲立，严严有君临天下之势。

此人身扣，站着十多个高矮不等的人物，冷浩一眼之下，已看到穿心白骨爪樊江与玲瑰居士俱在其中，心知其人就是血轮王，但却不知那金牌令主是谁？”

果然，那身着王服之人，向众人打量一眼，便即沉声说道：“武林门户众多，纠纷纷时起，本王有见及此，乃秉悲天悯人之心，弥劫救世之志，特将天下武林，收罗血海之中，尔等湔此或为嫌，戮力同心，如敢中途变节，亡起争端，定依血海戒律治罪！”

他侃侃而谈，目无余子，众人惧觉热血沸腾，难以忍受。冷浩别有所图，闻言淡淡一笑。

天声和尚在这批人中，资望最浓，功力最高，众人惧以他马首是瞻，闻言之后，只得忍怒说道：“阿陀佛，施主堪称武林第一奇人，老袖得酬谢论，茅塞顿开，不过仅凭这几空高，天下群雄岂能偃服！”

血海转轮王哈哈大笑：“老和尚泌顾虑太多，本王威加天地，德被四海，谁能不谁敢不服？”

六一道长为了要表明括苍派与血海地阴并无关连，闻言挺身而出道：“贫道第一个不服！”

血海转轮王面色一变，喝道：“尔师叔铜钟道人归附本王之后，受封为血海武相之职，本王待尔括苍派不薄，你这后生小辈敢说不服？”

六一道长沉声说道：“纵然天下之入惧归入你血海门下，也难令我心服！”

血海转轮王向前猛跨一步，喝道：“你敢连说三声不服，今天就叫你血溅五步之内！”

六一道长仰天大笑：“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”

血海转轮王叹一声！

“欺君之罪，罪在不赦，本王也无法成全你了！”

说完右手一摆、两名疾装劲服的大汉，由身扣大步而出。

括苍派中唯一渡过铁索的弟子，是个中年道人，原来站在六一道长身后，此时也反手摘剑虎视眈眈地严阵以待。

那两名大汉行至六一道长五步之内，身形一定，便闻血海转轮王轻喝一声：“斩！”

这两人步履沉滞，明明是江湖中二流人物，众人满面惊奇，俱不信他们能把这名燥一时地六一道长处斩。

六一道长自己也是满面不屑，噬声冷笑。

谁知笑声未毕，站在他身后的那名括苍弟子，突然剑尖一横，适向六一道长长斩下。

变起伦促，那中年道人剑出如风，就在众人惊叫声中，已把六一道长那颗须发斑白的首级斩下。

血花四溅沼，那中年道人单膝点地，高声说道：“席卷天下，包罗四海，金牌令下九十八号弟子，已遵命将血海叛徒六一斩吃，恭请大王明鉴！”

“八年忍辱负重，不愧本王期望，回阴后另行封赏！”

一声“谢大王！”那两名大汉分别抱起六一道长尸身首级，伴同那在括苍门中卧底八年的金牌九十八号，飞快地转入崖后，没人漫天红霞之中。

血海转轮王这一手确实毒辣，全场中鸦雀无声，人人自危。

天声大师，一介道人，以及蝉游子俱都回过身来，满面惊疑望着立在身后的门下弟子。

各门弟子一见此种情形，情不自禁地向后连退数步。

血海转轮王突发惊天狂笑：“尔等既已受封为血海巡回护法之职，就应当矢效忠勇，若敢三心二意，此人就是榜样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视，瞠目不积压所措。

突然，人群中爆出一声冷笑：“哼！凭这些鬼蛾会俩，难道就可以领袖武林了么？”

血海转轮王猛一扬脸，只见这说话之人，乃是个黄衫飘拂，满面英风的少年，顿时微微一笑道：“看你形状，大约就是近来传诵江湖的招魂幡新主，什么天涯子冷浩吧？”

少年傲然一笑，微微颔首，神采气宇，实在令人心折。

血海转轮王移目四顾，废然叹道：“并底之蛙，不知天地

之大!”

冷浩闻言冷笑一声，正待……

突然天声和尚向前缓行两步，高喧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自不量力，恭请施主赐教!”

血海转轮王呵呵一笑：“老和尚妄想蝗车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，也罢，本王四围，共有孤坟十座，每坟离此备有十丈之遥，尔等若是不服，尽可每人占一坟头，全力向本王攻出三掌……”

天台樵子不等血海转轮王说完，陡地纵声狂笑道：“十丈之外，掌风已成强弩之末，老朽自付伤不了你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难道你说本王十丈之外，也伤不了你?”

“若不亲见，实难令人置信!”

“哈哈！本王若不让你见识见识，你也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学，尔等众人，自付十丈之外能受本王一掌者尽管出场!”

话声甫落，便闻数声冷哼，天声大师、一介道人、迦陀和尚、天台樵子、二绝仙翁、蜉蝣子等人，俱都晃动身形，分别在十丈外各找一处坟头站下。

冷浩细一打量见迦陀和尚正站在血海转轮王对面，当下飘身而起，与迦陀和尚并肩而立。

血海转轮王向四周打量一眼，便即大言不惭的说道：“本王化骨掌出则无救，尔等之中，若有反悔之人，现在还可退下!”

天台樵子、一介道人齐齐怒喝道：“血海老魔，你有多大能为，仅管施为就是!”

血海转轮王嘿嘿大笑，双手一圈，陡然向外拂来。

冷浩见他出掌无风，正觉心中不解，突然间脑中灵光一

现，蓦地掌用五成真力，向迦陀和尚打横推去。

迦陀和尚全神贯注在血海转轮王身上，事出不意，顿时被震出八步。

他心中惊怒交加，冷哼一声，就待向冷浩……

突闻噗噗连响，天声大师等人，竟在血海转轮王两拳一拂之后，全部翻身栽倒，气绝身亡。

他这才明白血海转轮王攻的两掌是假，真正毒计，定是藏在那荒坟之下，当下大喝一声，陡然欺进八步，全力拍出三掌。

血海转轮王狂笑一声，两臂横扫而来。

但闻轰轰两响，那威镇江东的迦陀大师，竟被当场震退，哇呀一声，喷出了满口鲜血。

血海转轮王冷哼一声：“依尔行径，本应处以极刑，兹特法外施仁，着与各门残存弟子，一并送出谷外，归告各派，从今效忠本王，不得再生叛心！”

烟雾缭绕，悉云密布，断岩下变成了人间鬼域。

迦陀大师带着沉重的内伤，由那铁索上摇摆而过。

各门残存的弟子，也怀着满眶热泪，一腔沉痛，离开了惨雾愁云笼罩下的血海地阙。

这垒垒荒冢之间，只有冷浩默立在那里沉思……

他目注天声大师等人的尸身，渐渐地化去，变成了一堆白骨……

他想起滴翠峰头，沧浪羽士的死状，和眼前的情形一般无二，于是，他决定要斗斗这恐怖的血海转轮王……

然而，岩下茫茫一片，血海转轮王早已退去。

“血海地阙，妄入者死”八个惊心动魄的大字，在蒙蒙烟雾中，放出慑从心魂的光芒。

他心头豪气勃发，冷笑一声，身形陡然拨起，半空中两臂一划，直向那血海流魂云中落去。

血海地阙，乃是璇玑叟精心设计，冷浩身入其中，顿觉茫茫一片，虽然他目力远异常人，此时也只能看出十丈左右。

他知道身外危机四伏，“血海九宫图”已失，委实寸步难行。

不过他大生傲骨，从不知畏惧二字，略一思量，立即大步向前走去。

谁知他身形一动，突闻耳畔传来了阵人声：“玲兄请随我来！”

他心中一惊，蓦见十多丈外，隐约现出一条人影，忙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“小弟恨璞书生！”

“你要怎样？”

“小弟领你出谷！”

“不！小弟不杀那金牌令主，决不出谷，何况……”

恨璞书生不等他说完，即道：“金牌令主已往伏牛山万兽宫，何况你那贞姊姊正在山外等你，难道你不想早些看到她么？”

冷浩心头一惊，忙道：“你怎知道？难道你是血海中人？”

恨璞书生轻声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快随我来！”

说完自顾前行，冷浩满腹惊疑，紧紧跟随。在烟雾中行约数里，来至一处谷口，恨璞书生停身说道：“此处峭壁千仞，无人看守，凭你功力，当可顺利出谷，你那贞姊姊就在谷外等你，赶快去吧！”

说完没来由的叹息一声，转眼没入那漫漫烟雾之中。

冷浩愕然半晌，这才展动身形，攀上那高耸峭壁、如飞而

去。

他登上峰头，已是薄暮时分，只见千峰含翠，万树笼烟，血海地阙里红云舒卷，真像地狱中的血海相似。

落日余晖，替傍晚的蓝天，涂上一层瑰丽的霞彩，仙霞岭下迷蒙的夜色里，依稀看到一双拥抱的人影。

热情奔放，爱火如炽，两颗跳荡的心，在情天里飘荡，在爱海中浮沉……

良久！良久，清凉的晚风送来一阵梦呓般的人声：“好姊姊，爸爸那天不告而别，可把我急坏啦，你是怎么来到此地的？赶快告诉我吧！”

“嗯！不行，我要你把这几日的经过先告诉我！”

这一双情话绵绵的爱侣是谁？男的是初出血海地阙的冷浩，女的是惊魂乍定的陈婉贞。

冷浩无可奈何，只得把这几日行踪扼要叙述，小妮子听完之后，这才妩媚地笑道：“恨璞书生既然把你带来，难道他就没有告诉你么？”

“他告诉我？难道姊姊也碰到了他？”

“嗯！不但碰到了并且还真亏他呢，那日你离开之后，我一时不备，竟被人从后制住了穴道……”

冷浩心头一惊，急道：“贞妹妹，你怎不叫你呢？”

小妮子瞟他一眼，嗔道：“傻子！我穴道被制还叫得出口啊！”

“这……这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嘻嘻，傻弟弟，你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？”

冷浩不禁哑然一笑道：“啊，对！我真急糊涂啦，呢？”

“后来那人把我挟马背，一路上没命狂奔，大约顿饭时光，来到一处山谷，这才把我放下，奸笑两声，便即伸出手来

……”

冷浩听到此处，情不自禁地冷哼一声！

“贞姊姊，这无礼的东西是谁？”

“我当时连眼皮也睁不开，根本就没看清嘛，不过听他笑声，和到惜花公子那坏蛋差不多！”

“惜花公子？他……”

小妮子打断了他的话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正当我急得要命的时候，恨璞书生啦！三合未到，就把那淫贼击倒在地，点了他‘七残’大穴，废去他全身武功，这才让他逃下山去。”

冷浩深深地长吁一声，连道：“痛快痛快！处置这种淫贼非用极刑不可！”到此一顿，续道：“后来恨璞书生替你解开穴道，就把你交给冰心磨女，带回海地阙是么？”

小妮子闻言红唇一噘，嗔道：“什么冰心魔女？我根本就没有见过，更没有进过什么血海地阙，此地是恨璞书生带我来的嘛！”

话声到此中断了，冷浩陷入了一片沉思！

冰心魔女说她保全了贞姊姊的清白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恨璞书生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？

几经思量，他认为只有一个假定比较合理，那就是：

恨璞书生是冰心魔女的手下，冰心魔女为了索取“血海九宫图”，所以才令他向自己故示恩惠……

然而，这其吵无可疑之处，她既已获得“血海九宫图”，又何必甘冒大不韪之名，把自己引出血海地阙呢？

他把这事与姊姊推敲，可是，这位心细的如发的姑娘，却也猜不透那神秘的恨璞书生究竟是何用心？

太阳落山了，四野里一片虫鸣——

母亲的慈颜，在他的心扉上展现，一切的疑团，都化成缕

缕轻烟，随着晚风消逝了……

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了仙霞岭，三天之后，进入了安徽境，到达大别山下，刚好半月光阴。

这天晌午，二人来到一座小镇，刚入镇口，便见个浓眉巨目的老花迎面蹒跚而来。

花子身后约莫十丈处，跟着五十来岁的灰衣僧人。

二、步履沉浑，似乎俱是武林中人，冷浩表面上如同未见，骨子里却已经暗暗加留意。

转瞬身临切近，老花子突然齿一笑，低头说道：“日落之前，请少侠镇东张姓祠堂相见，晚辈有事奉告！”

这白花唾魄老花子，竟然自称“晚辈”，冷浩如何不愕，失神之际，老花子已经擦身而过，紧跟着一声轻微的冷哼，那灰衣和尚身形一折，转入一条横巷中去。

冷浩人本聪明透顶，脑海中瞬息万转，顿悟这声称晚辈的老花子，定是老哥哥铁指丐派来，那灰衣和尚……

一想到灰衣和尚，顿时心下大震，肩头微晃，向前连赶十来步。

他动作不谓不快，谁知赶到巷口，那灰衣和尚却已踪迹杳然。

冷浩冷笑一，就待进入巷，看个水落石出……

陈婉贞见状纤腰微晃，拦阻他轻声喝阻道：“傻子！反正等会还要见面的，现在追他干嘛？”

冷浩一愕：“等会要见面？贞姊姊，你说的是谁？”

“你是不是想那和尚吗？”

“是啊！可是他跑不了庙，用不到去找，他自会回来！”

“嘻嘻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用不到去找，他自会回来！”

“庙？姊姊知道他庙在那里？”

“镇东张姓祠堂不就是庙么，等下你与老花会面，难道还怕那秃贼不来？”

冷浩闻言顿悟，不觉哑然失笑。

二人在镇上小憩，略进饮食之后，这才联袂向镇不而去。

张姓祠乃是一座废园，跑离小镇也不过二三里地，只因荒芜日久，故平日罕有人至。

此时红日西移，那衣着槛楼的老花子，在烟光试影之中急步而来。

他到达园门之前，抬头看一下那黄昏的落日，呵呵笑道：“此时天色尚早，恐怕他还得半个时辰之后，才能来呢？”

他口中的“他们”，当然是指冷浩与陈婉贞，谁知话声甫落，突闻身后响起一声沉重的拂号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没有料到，贫僧恭候已久了！”

老花子一转脸，只见身扣站着个五十不料岁的和尚，顿时仰脸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大和尚明人术说暗话，内外这几天跟着我花子，究竟是何打算！”

那和尚，面无表情的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斑语，小僧想向施主化一善缘！”

“呵呵！大和尚，你真算找到地方啦！但不不你想化我这“风雨无阻”的“百宝衣”，还是“脚踏实地”的“千珍鞋”？

“阿弥陀佛，这两样乃是你写门之宝，小僧那敢妄生凯凯之心！”

“啊！啊！我老花子明白啦！你敢情是身上作痒，想要我化子用“打狗棒”敲上几棒么？和尚！快把脊梁掉过来，我化子可怜你照办就是！”

老花子摇头晃脑，说完把手中那根打狗棒摆上几厂，装出

一付煞有介事的样子，把那和尚气得直眉瞪眼地冷哼一声：“满口胡言的臭化子，少林寺的佛爷可不是好欺之人，你打算对那小子说些什么，今天趁早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可别怪佛爷要超渡你！”

老花子闻言仰面狂笑：“秃和尚，别人怕你少林寺，我搜魂怪乞可没把你们这班秃子秃孙放在眼下，今天若想大言欺人，你算是“撅屁股看天……”

那和尚陡然欺进三步，沉喝道：“臭化子，你说什么？”

搜魂怪乞哈哈一笑：“秃驴！我说你“有眼无珠”你懂么？”

“臭化子，你既然存心找死，佛爷就趁早送你上路！”

双掌一错，连攻三招。

他出手就是少林罗汉拳，沉党刚劲，支撑辽远，亮掌抬腕之间，但觉风声吼吼，凌厉无比。

搜魂怪乞可也不是无名之辈，单看他衣摆上缀着五块补丁，就知是巧帮中一流好手，只见他冷笑一声，打狗棒信手一抖，反腕疾掠，使的竟是剑招中的“白鹤掠翅”。

掌棒相触，只听那和尚陡然冷哼一声，五指倏张，劲几疾出，如同活鳍穿波，沿打狗棒一滑而下，劲向搜魂怪乞脉门扣到。

这一招乃是少林不传绝学，大擒拿手中的“反腕捉月”，要知大擒拿手在少林寺中，也只有数几位高僧练过，现在这和尚不但会使，并且出手纯熟洗练，颇见火候，可见他在少林寺中地位不低。

搜魂怪乞见状一凛，拧身，错步，沉肩，出肘，伦促间攻出三棒，递出两掌，才把来势化去。

那和尚一着占先，跟踪急进，两臂抡起，风扫落霞般连攻